四書輯釋

史記世家曰

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矣子纂其說於此

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

〔通攷〕啓道傳曰史記閱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旅與且子孫出有哲人也朱子欲斈者知夫子始末故詳其事文大畧入序詠曉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出家兗國復聖公顏子至宋九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為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字訓文作八志並敘史記凡例云

其先宋人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遂遷于魯

父叔梁紇

下沒反

母顏氏

名徵在

〔通攷〕金履祥曰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啟仲五傳而至宋公熙生弗父何父勝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出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皆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始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協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旣華覩人文數求在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至語也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若出焉有開以先光昌發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江海之有本原淵

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
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文廢其
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要以福斯文齊
臣公其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
夫人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

魯昌平鄉郰邑

郰側鳩反。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
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
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演史記杜註皆不合
吳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下特書十

通攷

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
而出家編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明
年故異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遂斷所
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
亦以歲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而胡舜陟編年之閱與夫
通攷之徒見異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
朱子之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當
丹陽洪要善闕里譜從都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讖論正當
據接的確程氏反覆攷訂信者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
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
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生孔子以十月生而公
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一月庚辰謬彼豈不知其一月
之無庚子哉可見轉寫之訛明矣愚按洙泗大成本紀諸
先聖之生有五老降庭麟吐之異聞鈞天樂聲之頌蓋俗
書所載也而蕭田楨卿如亦謂聖胄有曰先君生無須吕

[illegible]爲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及長（上声）爲委（去声）吏料量（平声）委吏本作季氏史索

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作司馬貞〔通攷〕金履祥曰）

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共祭祀之

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爲司職吏畜（許又反）

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爲樴（音特又之式反）義與杙同

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声）田○（通曰此以）

後多用論語以經證二事此論語無所見以孟子證史也此史〔通攷〕閱禮地官牛人

語無所見孟子之以經證之以子證史以證一事此〔通攷〕周禮牛人以官

養人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祭祀享牛求牛）

職人之芻公牛之注前所謂牛於後之可以中生以職人養之

求福人之與牛芻比牲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以爲李氏史以料量平

人之芻牛芻比牲職讀爲牛人杙入既於公牛長爲之季氏史料量平

人（按）思務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又長爲季氏史料量平

〔通攷〕當爲司職吏則畜蕃息又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

子當時爲司職吏而中則設言則巳孔子息又云天下亦且尊世至宗賢人眾

子當時吏中設言六藝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此皆自天

史記孔子世家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此之人

公所謂者也文適周問禮於老子 語錄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

史公贊文之語中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公所謂者也

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語錄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雖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錄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被緊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

人[illegible]儀地鄆汶陽編陰之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也下同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語錄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通攷】金履祥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illegible][illegible]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問爾士地甲兵皆三家有也[illegible]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遷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忠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叔當特家居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墮不墮成亦可盖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讒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其月而可之說無乃已甚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亦為授之以固家言也三家皆於孔子豈癸士也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齊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賤幸聖人之見川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誅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若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去聲事。誅少去聲正卯。

【通攷】金履祥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以少正卯之事[illegible]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

言語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以之是以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有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夫賢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止也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祭祀肉也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語錄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孔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未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illegible]矣○謂衛大子矣公山氏之召却貞欲要去欲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說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葉舒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隱

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曰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將大夫所當得底地譬之宋也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也言以此養其徒也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通攷

吳程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籍也七百里即七里社蓋萬七千五百家耳非謂方七百里耳又

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

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太贊與齊

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通曰讀此考史記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自他國反魯及在魯則逆歷書之。豈以在此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耶。然去衛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語錄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不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此。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

豈行拙時材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道料君能用我與不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開攷】

金履祥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冉奚箴公祖茲廉絜蘧瑗罕父黑公西箴鄡駟赤冉季后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漆旂蘭晳秦冉秦非漆噲從燕級壯拔申榮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欬頗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祖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恩後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諱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通攷〕吳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文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通攷〕金履祥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illegible]而註二論始合為一[illegible][illegible]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或問程子之說蓋本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夫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雖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尔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謬陋無猶而柳氏或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僭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此揚氏以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通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曰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右程子說共四條專爲論語發故附在世家後其兼說孟子者已見前讀論語孟子法中矣

論語朱子集註序說

論語章圖纂括總要

林隱 程復心 子見 學

論語問答弟子

孔子

有子	曾子	子夏	子禽	子貢	樊遲	子游
顏淵	子路	子張	冉有	宰我	公冶長	南容
子賤	冉雍	漆雕開	公西赤	申棖	原思	閔子騫
伯牛	巫馬期	高柴	司馬牛			

○論語仁字訓義

孟子集註先言心之德〔此包本体〕本心之全德〔此以体貫務用而言〕全体而不息〔此以人言〕

二

愛之理

心之德
用言
天下之正理
此因用推其体而言
當理而無私
此以事言

後言愛之理義各有取

仁之道一也而言之不同愛之理心之德者所以訓仁之名義

包體用而言之也六字自有体用心之德又包四端之体用愛之理又包一端之体用是孝而孝弟也者章

本心之全德以心德明仁之體推之禮義知而可以知其德之

全者也天下之正理以天理明仁之體用之禮與樂而可以察

其理之正者也本心之全德見顏淵篇克己復礼章此心所具之理如仁義礼知皆仁也天下之正理見八

佾篇人而不仁章正理是人心所有之理失之則心皆人欲故不能用此礼楽也全體不息是以人言

仁以其人體之而不息者是以當此仁當理無私是以事言仁

以其事至當而無私然後可謂之仁全体而不息見公冶篇雍也仁而不佞章當理而無私見

公冶令尹子文章全體不息之仁可以語夫子而不可以語仲弓當理

無私之仁可以許夷齊三仁而不可以語子文文子其為仁之

道則一也全體不息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是大段從

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就仁之實踐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工

以寔觀之則仁之爲道無餘蘊矣

○論仁表裏同異

○曾子 弘毅	○周公 才美	可以言仁	
○由也 果	○求也 藝	不可言仁	
○比干 忠	○夷齊 清	可以言仁	
○子文 忠	○文子 清	不可言仁	
木	訥	近仁	司馬牛其言也訒纔德之一端
巧	令	鮮仁	仲弓雖云不佞然非德之全体

仁之道大至難言也如曾子之弘毅周公之才美可以言仁矣而子路冉求之果藝則不可以言仁比干之忠夷齊之清可以言仁矣而子文文子之忠清則不可以言仁木訥近仁而司馬之言訒纔德之一端巧令鮮仁而仲弓之不佞非德之全體此其故何也曾子周公比干夷齊徒具性之全心之純乎理者

也心純乎理故無往而非仁由其內充之實以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子文文子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事當乎理未必皆能仁不可以其外者之似而許其仁也觀此則表裏同異之辨可見矣

○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自孔子答樊遲問仁以愛人韓昌黎遂有博愛之謂仁之說不知仁性也愛情也離愛以言仁不可指愛以爲仁則以情爲性矣故不曰愛而曰愛之理自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說陸象山遂謂心即仁仁即心不知心氣也仁理也舍心以求仁不可指心以爲仁則以氣爲理矣故不曰心而曰心之德

朱子愛有差等之圖

○論愛有差等

仁
孝弟
仁民
愛物

朱子作此圖示陳敬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廣仁說

沈毅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理也理本一而有元亨利

貞之目氣發之用則有生長收藏矣有理有氣形而上下者也四者不可缺一也然妙萬化育萬物則其德莫大於元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人之性也性本一而有仁義禮知之目情發之用則有愛恭宜別矣有性有情相爲體用者也四者亦不可缺一也然主萬善綱萬事則其德莫大於仁天地者人物之大人物者天地之小性乘乎氣雖有上下之別而神於動靜者本不可別性之與情雖有體用之分而妙於寂感者本不可分程子乃有專言偏言之說何也於天爲元理無不該所謂專言之也合性氣收藏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出於氣而爲生之始則理因氣行春貫四時雖曰偏言而專言者亦在其中矣於人爲仁性無不該亦所謂專言之也合愛恭宜別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發於情而爲愛之端則性因情行愛貫四端雖曰偏言而專言之者亦在其中矣故曰元亨利貞均爲至善而元爲善之長仁

義禮知爲之爵而仁爲爵之尊所謂大體物不遺仁體事無不在者如此也雖然言仁之體則其該於一心者渾然而無別言仁之用則其散在萬事者粲然而有倫渾非合也散於萬者之根也粲非離也該於一者之枝也李先生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體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學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襲於仁之名也其不躐等而近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掩蔽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難全矣是故克己復禮去人欲以全此德也見復陰發存言心以全此德也混彼不殷然矣移忠於孝則以身以全之父命可繼世矣夫倫爲重則恭懷以全之造次顛沛之時貧賤死生之取舍何往非此理之所何往非此性之在何往非因用以見其心

微之說質子之弘毅夫子之藝皆仁也子路冉求則惟許之一節果藝與變之雖全也比干之諫死伯夷之潔身仁也子文文子則惟許之以一事之忠清懲之難全也巧令非仁而司馬之訒言雖心存而不放則此德得其一端木訥近仁而仲弓之敬非全體而不息則此德難於輕許克伐怨欲之不行恭敬忠實之不棄何往非此氣之偏何往非此情之制何可因用而許其心德之全無他心統性性即理私心克盡而事皆當乎理則純乎性命之正者可以為仁心統情情即氣私心未盡克而事偶合乎理則出於氣質之美者未可以遽許之以其仁是知心欲無私爾情不必同也理欲各異爾事不必同也覺裕以好仁為心德之和而非太和之質剛毅以惡不仁為心德之正而非勵文之剛無彼此內外而合乎理之一為心德之公而非墨之柔發有厚薄親疏而辨乎人分之殊為心德之宜而非楊之為我

不以一心之無私而求其理之當也不以一事之偶當而不察其心之真也體用一貫表裏一致此心即此理此理即此心矣博學切問以窮其理而先難後獲以持其心推己及物以溥其施而入孝出悌以脩其序自日月至焉之賓至三月不違之主自知者利仁之二至仁者安仁之一任重而道遠不至於純亦不已不止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可不以是立志哉或曰朱子作仁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之贅說豈有異乎曰仁之爲道其體至微而難明其用至費而難盡原此心之生理以明其體者朱子之仁說也原此心之全體以明其用者愚之廣仁說也朱子發明孔孟之旨愚又發明朱子之旨何敢異乎因書以質同志作廣仁之說

○論仁內外賓主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此謂仁在内而我爲主者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此謂仁在外而我爲客者

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内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朱子内外賓主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内而我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内必矣又語録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不常則爲客黄氏曰語録有數條大畧以屋爲譬而在内者爲主在外者爲賓然有二説其一以仁爲屋而以心之出入爲賓主其一以軀殻爲屋而以仁之存亡爲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説勝以義理言則後説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切謂仁非有内外心不可定賓主也言内外賓主

時習三月不違日月至焉而有辨耳仁者心之德有是心則有是德譬如屋者身之住宅有箇身便有箇住宅仁是本然底非自外至故此心常在內而為仁之主屋是自家底不是寄居故此身常在內而為屋之主此以其渾然者言也至於私欲有蔽不能無違克己工夫或深或淺然後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別而內外賓主所當辨矣三月不違者譬如這屋知是自家底便是或問仁在內之意所以一身常在屋內便是語錄心在內之意雖間有出時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此蓋心安於內而常為之主是三月不違之譬也彼日月至焉者譬如常自在外奔走把自家底屋却做客店相似便是或問仁在外之意此身常自在外便是語錄心在外之意雖間有歸時終是在家不久纔到便去蓋心既於外而反為之客是日月至焉之譬也二說雖若不同然其實非異做客底元是做主人底在外底元是在內底知得在內便是在內而為主喚做在

外常心在外而爲客是以仁非在外而心非是客仁非是一物而心又自是一物也屋雖自是屋人雖自是人然屋所以安人不違云者如行也在這屋裏行坐也在這屋裏坐飲食宿卧都在這屋裏畢竟這屋是自家底常要爲主所以不違故也日月至焉者譬如要坐時方去借坐要睡時方去借睡少間又走出去所以只日月至焉故也且如夫子老安少懷正是在這自家屋裏或行或坐或飲或食宿卧事々相安自然在内爲主者也顔子無伐善無施勞正是知這自家屋裏好行好坐好飲食宿卧事々向安常要在内爲主者也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却只是知那屋裏好行好坐好宿卧常々一到爭緣在外爲客者也此可見仁道至難欲用工於仁者須先知仁在内爲主之説然後致心外内賓主之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内也亦必矣

○論仁用力同異

我欲仁仁至矣

此見求仁之要不在於外

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此言成德者之資質不同

富貴不以其道不處貧賤不以其道不去

此見無處不在於仁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

此警不知仁而憚於為者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此以仁之体言

能近取譬

此以仁之方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見君子小人分路處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言克己復礼為仁之要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此見為仁之機實本於己

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言用力者之氣質不同

無終食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見無時不在於仁

當仁不讓於師

此勉知仁而不勇為者

○論仁問答同異

告顏淵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見乾道

告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見坤道

告司馬
仁者其言也訒
此救其易言之失

告子貢
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
此救悅不若己之病

告原憲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
此但守之而未及於仁

告子貢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必也聖乎
此又求之過而不止於仁

告樊遲
先難後獲
此告以仁之心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此告以仁之道
愛人
亦教以仁之施

告子張
恭寬信敏惠
此教以為仁之方

按諸子問為仁之道者十而樊遲所問者三諸子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啓之也樊遲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進之也朱子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恕為坤道所推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之然亦無懇不可為也至於答樊遲居處恭數語程子所謂徹上徹下初無二語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蓋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其答子張五者之說蓋亦以恭為本至而實求仁之要非但為子張言也學者由此而知用力焉則非但可進於顏冉之地雖仁聖之極功舉而措之無難矣

○曾子忠恕一貫

以天地無心言

天地

○道之體

○一本萬殊

忠 至誠無息

○動皆天

恕 各正性命

○萬殊一本

○道之用

以聖人無為言

聖人

天道○一

忠 渾然一理

○動以天

恕 泛應曲當

人道○貫

以學者着力言

學者

此忠恕所謂違道不遠

忠 盡己之心

○動以人

恕 推己及物

下學而上達者也

按天地忠恕是程子說聖人忠恕是曾子說學者忠恕是子思說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者方是曾子把說聖人却是移上一階說到程子把說天地又是移上一階緣聖人本自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故朱子於曾子忠恕則訓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於子思忠恕則訓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物為恕如此看得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着力底忠恕聖人則動以天學者則動以人也

顏子知行兼盡

知：請問其目　言無不說　終日不違　瞻前在後　博我以文　所立卓爾

行：亦足以發　語之不惰　請事斯語　既竭吾才　約我以禮　仰高鑽堅

自終日不違以下皆知之事也所立卓爾則知之至矣自亦足以發以下皆行之事已既竭吾才則行之至矣此顏子所以知行兼盡去聖一間也

顏子克己工夫

博文

致知格物

約禮

克己復禮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此克己之目

三月不違

未達一間

簞瓢

陋巷

不改其樂

此博文約禮之真積

不遷怒

不貳過

此克己之功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初無固必

無伐善

無施勞

此克己之事

能問不能

多問寡有

若無實若

虛犯不校

幾於無我

言行要切

信
謹
慎於言
而後從之
慎言其餘
言之不出
敏於事
先行其言
慎行其餘
恥躬不逮
言
行
聽其言
訥於言
恥其言
其言不怍
觀其行
敏於行
過其行
爲之也難
忠信
篤敬

按論語孔子言言行者凡十大抵皆以放言爲戒以力行爲主但自首篇說箇謹而信三字到中閒說訥說慎說先說後說恥說過都不曾有箇把捉工夫直對子張問行切說出箇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正是學者用力之地故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程子此言正是學者切緊工夫其曰只此是學只爭個做得徹與不徹爾

○論知行先後（此朱子答吳晦叔書大全集不載）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覆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小大而言則非有以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是也（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夫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

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敎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

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所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有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此政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故敢復以求敎幸深察之

視箴

體　由中　此以下本其所以言求養其中也

心兮本虛　操之有要　其中則遷　以安其內　復禮

應物無迹　視爲之則　蔽交於前　制之於外　克己

久而誠矣

用　應外　此以下推其用言欲制於外也

聽箴

體　此以下本其所以言由乎中而應乎外也

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　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

知誘物化　遂亡其正　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

用　此以下推其用言制於外以養其中也

言箴

體　由中　養其中

人心之動。內斯靜專。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

矧是樞機。

出好 — 吉 — 榮

興戎 — 凶 — 辱

惟其所召。

己肆物忤 不靜

出悖來違 不專

傷煩則支 多躁

傷易則誕 多妄

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

用　應外　制於外

動箴

由乎中以應乎外

哲人知幾 — 誠之於思

志士勵行 — 守之於為

制於外以養其中

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

所以養中 — 造次克念

所以制外 — 戰兢自持

生死路頭

性 — 習與成 — 習

聖 — 同歸 — 賢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心則其體也故程子四箴視以心言而聽雖曰本乎天性其所謂知止有定知誘物化者則莫不本於心言以心言而動雖曰習與性成其所謂造次克念戰兢自持者則亦皆主於心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朱夫子以爲四箴之說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儻以等閑視之則何益矣因爲圖以示初學云

博文約禮切要

博文 致知事

約禮 力行事

惟精
惟一
知崇
禮卑
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
學問思辨
道學問
篤行之
尊德性
知崇惟精以下皆是博文即致知之工也
惟一以下皆是約禮即力行之工也
始條理
終條理

按許魯齋先生衡曰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從上聖賢學問只是此兩事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知崇便是博文禮卑便是約禮知至知終便是博文至之終之便是約禮學問思辨便是博文篤行便是約禮道問學便是博文尊德性便是約禮始條理便是博文終條理便是約禮聖賢之言亘千萬世安有異言朱子嘗云博文約禮二者須互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工夫愈密但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擔閣都不成次第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程子謂此約禮只是淺近說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朱子云博約只是一箇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様斧斤拙者則只能斵削

而已工者便自巧好此足以發明孔顏博文約禮言外之意

北極

四輔星

極星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乃北辰最尊者也其細星乃天之極天運無窮三光迭照而極星不移故孔子日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抱北極左右四星日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朱語錄日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个記認所以旁取一小星爲極星也

北極圖說

北辰北極也天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南北兩端樞紐不動則謂之極猶户常動而兩頭樞紐常不動則謂之極南極低入

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朱子註問及語錄詳矣其地旋本無星故曰北辰若北斗則星也豈可名曰辰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於此可見北辰非北斗之所在地上七十二度之中北辰在此而二十八宿經星左旋日月五緯右轉常環向其兩旁故曰共蓋即子路共之之共也北辰不動而星自共以譬爲政以德者無爲而人自從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范氏云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蓋其妙體孔子之意者也不然秦人法令如牛毛每日衡石以程書爲政非不嚴且密也而民日以叛張子曰爲政不以德則勞而人不附豈不信哉○二世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石佰二十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

五祀奧設之圖

寢

突

屋漏

夾室

夾室

中霤

設主牖下

户

奧

廟堂

南面設主于户内西

設饌迎尸而祭于此

竈

東面設主于竈陘

門

北面設主于門宅樞

行

北面設主于軷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子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加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按月令春三月其祀户鄭註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户内陽也祀户之禮南面設主于户内之西而祭之既徹更設饌迎尸

于奧尊如祭宗廟之儀夏三月其祀竈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其祭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如祀户之禮中央土其祀中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祭則設主於牖下亦如祀户之禮秋三月其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則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如祭竈之禮冬三月其祀行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之外為軷祭則北面設主於軷如祀門之禮軷音跋道祭也軷壤厚一寸廣五尺輪四尺祭則設主于上

按霤說文屋水流也徐曰屋簷滴雨為霤如中霤乃此霤字中庭也從广從霤省作霤儀禮有東霤又有門內霤中霤中宮祔名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後因名室之中庭為中霤以其居中故為土神社預曰土正句龍在家則主中霤在野則為社

社稷壇制

南
壝　壝
社稷壇
東　西
壝　壝
門
北

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集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所宜木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在東稷在西壝音唯即土埒也亦音惟

文公社稷祭儀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出四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一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右出政和五礼新儀第二十一卷中增有印本須折州郡法同以有知縣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一壇東西相並皆向北社壇石主有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幣位空地之北乃作）

省以州縣州設試州縣祭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一

官位故皆南向行事○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改尺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壘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四出陛 北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為是使其中為陛之級外為壇一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曾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登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

二十五步 壝方二十三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此四角築土為之高三尺許使壇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只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近水尤為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門須質陋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傍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須更依此次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係帛剪作兩壇貼之使見四面壇脚取墻丈數但還而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級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北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闊稍以土實之臨祭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後瘞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然論所云燎壇依例差人守視以燎壇為風師雨師所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東北雨雷東南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耳已上並文公答問語

八佾舞位

南

表

東

西

北

表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如其佾數則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也每佾八人則天子六十四人諸侯四十八人大夫三十二人士十六人也

此係式舞表位圖詳見記注

君召使擯之圖

賓

每介相去三丈六尺

末介

次介

次介

次介

次介

次介

上介

三丈六尺

大門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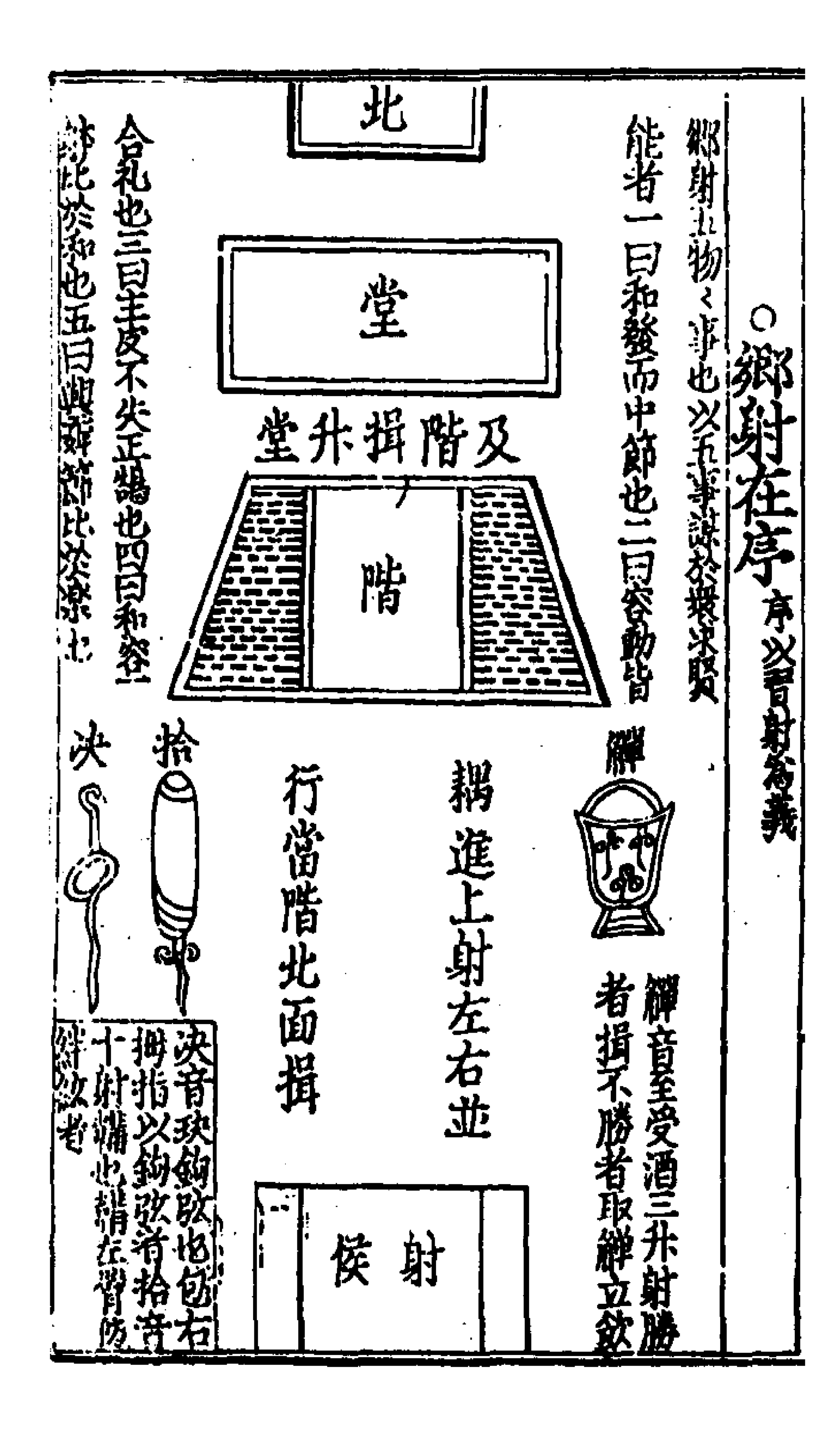
公侯伯子男擯介之數不同今姑以侯伯之數圖之侯伯七介

朱子集註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命○此諸侯朝聘之時主人接賓之禮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相聘者謂於殷朝之歲而相聘也蓋周制五服諸侯每十二年而殷見於天子謂之殷見所謂殷見曰同是也諸侯之於鄰國亦於是年行聘禮故曰殷相聘是聘禮十二年一講也然聘義又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卻與殷相聘之說異未知何故鄭注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若君自朝則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卿行聘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

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門之外庫門即大門也賓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東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亦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於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傳之承擯遞進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接但命上擯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賓俱進立於末擯末介之間一問一答上擯入白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内迎之雖有擯介而不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立不中門之圖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蓋門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間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則以闑西爲右入則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則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時既不敢當中則立時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皆主於敬而已



○鄉射在序 序以習射爲義
鄉射五物〻事也以五事詢於衆求賢
能者一曰和發而中節也二曰容動皆
合礼也三曰主皮不失正鵠也四曰和容
節比於和也五曰興舞節比於樂也
北
堂
及階揖升堂
階
觶
觶音至受酒三升射勝
者揖不勝者取觶立飲
耦進上射左右並
行當階北面揖
射侯
拾
決
決音玦鉤弦也包右
拇指以鉤弦着拾音
十射韝也著左臂防
絆弦者

○鄉飲在庠 庠以養老爲義

上堂

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
侍聽政役

元酒在房戶閒

主拜賓至

升歌 鹿鳴

四牡 皇華

九十者六豆
八十者五豆
七十者四豆
六十者三豆

賓拜
主洗

間歌魚麗
合樂關雎

拜既
拜送
拜受

葛覃
卷耳

司正

自西階升
至北北面
受命安賓

司正

初奉生命立
于西階下次
至阼階上來
至西階安賓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工 獻

東楹

西楹

盥洗

笙

脫屨

由庚 崇丘 由儀 鵲巢 采蘋 采蘩

三揖

三讓而
後升堂

入門
至庭
升階

獻笙

歌樂

間歌三終
笙歌三終
合歌三終

司正

揚觶

衆賓受獻後尽
降階東面將去
主命其黨一人
爲司正監礼揚
觶以留衆賓也

庠門外

拜迎

拜送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賓至而主拜之）拜洗（主洗爵賓拜之）而拜受（賓拜而後受也）拜送（主送爵賓拜[illegible]）拜既（賓飲既又拜之也）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禮序主（郡以守縣以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寓居年高有德及致仕者為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又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為之）先一日設鐏罍爵洗各如鄉射之儀又於庠序之廊設主賓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九鄉之仕

與決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俟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至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介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相次之○序賓亦拜主人與衆賓三揖（[illegible]）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人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遂升西階（介從）三讓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升自西階立于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自教授至世合鄉注）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

再拜○祭酒啐酒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手洗爵詣
尊所酌酒如釋奠儀復至阼階奠酒啐酒奠爵訖○
主獻賓受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盥洗所飲解觶至酒尊所
酌酒賓解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
主人之右者立于右 次引賓自西階趍就席主人跪左洗解飲賓
賓拜一跪受飲爵主人荅拜一先與執事者右薦酬賓受
訖與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
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庭門之外北面東
上相者引主人出次迎賓至主獻儀○主人酬介相者引主人
再詣洗所洗解觶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
趍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介酬衆賓相
者就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二觶飲三賓止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
衆賓之長自西階趍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

飲復位次引次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

至席前大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住

洗觶授觶從衆賓就席介從三賓數授觶司正各就席飲次衆 就席並相者引之賓相以執事者就席堂上者升降飲畢散

位○修齊撰定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

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習鄉尚德鄉飲之礼以正齒位

序然士三命一命齒于鄉里言下士以年與衆相次也序今

齒于父族言中士七但以年與族人相次不與衆賓序齒也二

命而不齒言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也

○習鄉飲酒儀序　黃勉齋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衆旅酬燕六者礼之大節也登降

辭受礼之文也鼎俎籩豆礼之器也脯醢脊胥礼之用也此

觀礼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

閭親睦之後祀爭訟之風息矣夫礼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

聖人制礼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礼必濟之以敬於之以礼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坐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礼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淩犯爭訟之風也降既降盥潔也辞盥辞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坐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特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者爲礼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爲此成周之際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礼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學飲食後供帳悅聲妓然後收教後也誨淫也恣慾也無非所

敗人心者也此後出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其可不講明而肆習之歟

論語章圖檃括總要

論語卷之一【通攷】吳程曰論撰也次也謂次孔子及弟子諸記之與記言曰論語出於羣弟子所記發者已經聖人之手分畧後焉比為命評選一章篇之左氏則此文簡而質孟之反章質之左氏則此文緩而周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發明】曰閲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篇本於務本朱子已示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於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仁之本三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類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通攷】語錄學而名篇取篇首兩字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又曰學者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夫子之

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此其精總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不盡心焉○纂疏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況此篇所論務本之意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程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己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己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熊禾曰學即大學之道以切於心身為重而家國之道亦具焉大抵敦本務實不求人知之意○愚按先儒謂論語分為二十篇出於漢儒之謬誤而每篇首章就摘取字名之無大義理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通攷〕吳程曰為言言詞比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此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相同一字○語錄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又云學之一字兼致知力行而言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發明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

行[illegible]其所若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出學之道圖多
且要[illegible]山復全本曾之善而已或問所謂以已之未知當故
夫知者以求其反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
之事比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性皆
善大命之性比覺有先後氣賛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哉
以所為為所行誅不知女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爲
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說夫子之言曰學不侃是以學字代字
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
釋學字此曰發先覺之所為隨曰學先覺之所學也犬學乾
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
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
知至即提明善意誠心正身齊即是復其初

通攷

金履祥曰
王文憲曰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具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為指學者之方比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二
包比看集詳況向又曰朱子成問下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
合言之覺知比為能比明善[illegible]他復初能也○熊禾曰學者
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
德之事以諸又人以氏之事

習鳥數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

鳥數飛也

或問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
也○語錄書只是飛了又飛〻問學是如習是行
否曰如自有如底學自有如底習行自有行而學自有行底
君〻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熟謂沐二事也○悲氏曰習鳥
緣說緒樂而學飛之無學謂學之於已習謂君其所學時時
而習恐其示比兄曰而行了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

通攷

金履祥曰習說文從羽從白於六書為謂声謂形声也
又月令鷹乃學習朱子欲入此而不及或問引之○程

勿齋曰已知已能必熟諳已是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

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習後方熟熟後方說○或問學矣而不習則表

裏扞格而無以發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說其習之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

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illegible][illegible]學矣又以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

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所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

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諭其美矣此學之始也○語錄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程子

曰習重平声習也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覆謂之習以時復扶又反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語錄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習而熟

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

者在我故說上一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此○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

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

通攷

吳程曰進吾行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然也思者仰之○程勿齋曰未知未能以效道

人是之謂學○語錄凡學字便兼行字意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作事亦學也謝氏曰時習者無時

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側皆反立時習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

上祭人。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坐如尸註曰視貌正立如齊註曰磬且聽謂祭祀時。發明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概其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又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己朋來則善能及人矣。或問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人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懷此理而人[illegible]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饗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壅宮啓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說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說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以俱立成不獨成矣又

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或問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以內而未能達於外也。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

□氏令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通攷】陳□新曰樂者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甘之美之李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易之之謂也曾子不陵其樂夫子樂亦在其中之樂是也文言樂則行之孟子君子樂之與此不同論語朋友之樂亦微不同文公朋來之樂貫不知不慍用程子說合為一於註之末真實朋來之樂情淺不知不慍始深不知不慍即孔顏之樂○許業曰樂本皆音際之樂喜在外像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語錄云為學是為己當然之業譽如實飲乃是要自家節既誠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覺氏曰閒是專指同頗人謙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之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勝擬與不慍言而閔於心引後○語錄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之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通曰溫○皖意慍是含怒意蓋怒樂二者皆情也皆性之發說是喜此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通攷】金發拌得之欲有及人之樂行及曰有自人之樂則有君子之德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

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順易逆難以常情論○語錄指精知為已則人

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已平不平亦不覺值彼人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耳便是已恒不是大以念

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不平之意非裏面動了○子或問其人不見如臾之恚然略無芥蒂平便是非面動之君子其能之

學之之數○數金言迭禮而日言進至於進之二言十正雖本君言程子此學之數學之言進言不正此之言

十有二下子貢言人者自自者不樂不請而下一有十九有問者自子貢而下下有二十有人者自自者子曰

有周六比自小下人凡對八者子有弟子言皆問人自子貢下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之深而不已焉耳。

又加以不已者又此中又所以然本所以為實成德之由為之不已節習自孝之熟說○饒氏曰此章之本重在習字若言學而不時習之則知之亦只是一節功夫說學之功已在第二句習之下

乎本之深說之意只如此又雖曰此章六句只在不已皆習之正其不已且見而時習之則上本說其孝之實

五句皆是文驗曰此章重在時習字之不已只在習此學之第二一節習之句外又曰此

字畢顯是上又通曰於字便是此章之意不已在句外節習之時其說之二字

此之見朱子又日集注已人焉於此本意又為不已一句以發之明餘意以不足由以成已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

以語君子。

之說君子進於此又以明下章之意又非說意之餘也加一以說不已言

誠德君子可進夫於人之所以為君子之樂由之說於意不足言

於不能為君子乎孝之能事所以知命與語錄云君子語首以說有意而不時習之至

匡不能亦為君子乎孝云能不知命與以為君子此深有意善首篇之

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語錄以爲深有意焉

學
- 時習 — 在我
- 朋來 — 及人
- 不知不慍 — 爲己

不亦
- 說乎 — 在心 — 學之始 — 理與己合
- 樂乎 — 及衆在外 — 學之中 — 理與人合
- 君子乎 — 成德 — 學之終 — 理與天合

或問說　語錄說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声鮮上声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長上声

在善字上著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語錄有只少撕戾便

是犯上不必至於犯乃爲犯如扶行先長亦是犯上犯上便是那小底亂

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爲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

[illegible]

則不外仁之軆捨愛字則不如仁之用故即理以明軆于以川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手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非何以有知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宇之理故曰發之此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個置其語曰仁者心之處發之此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有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事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

通攷

是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礼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為各自是之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礼智信皆在其中一句小大不同各含体用蓋心該衆理言雖心体理用然謂体全而用偏則不可〇語錄曰愛在外愛之也必此又理為体而愛為用也在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語錄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非註下一凡字若上

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通曰上文是泛言為人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文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

〇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德有本本

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

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以上一節此章正說本意下句生辨是一段又推本言之論性則

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語錄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
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
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
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語錄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也蓋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是也為仁以學弟為本仁宇是指具別偏女物者言文以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將後用要信之二程子釋經

者係所能及的子曰學弟本其所以引乃為仁之本此深切蓋推原孝弟之即未於父明之所以生析以之行仁之本好也長子曰孝弟須德也敬慈二守定以語以不深表而不好把七作亂之慕也其乎其中從務者不可亦要休思此性

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得首有孝出來此語弟要但會存是誌大下無性外之德宮性外則有一物名孝孝坐凡方任性中則但見仁義孔光者包攝了謂只有慈愛闕隱背在所包與人智汛游謝人此一元之損只棘水火木

金士言不而不曰之是言出言不而不曰括本如何非有段而無此也○問學比謂為前之宜義孔箚之本如何曰義亂智之本皆在此旋沾小從況行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將行禮之本學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

通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學之本隱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先師曰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故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語云

【通攷】

語録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着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金履祥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專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爲仁爲字重說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刪看性情体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之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

以爲人孝弟言

不犯上
不作亂

和順之積

以君子孝弟言

其本立
其道生

仁愛之推

二出於孝弟

以人之所行言

孝
弟

行仁之本

孝弟行仁之一事

以[illegible]言

仁

孝弟之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錄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故皆是○只爭一箇為已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而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些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所去辭之惑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行之者以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說記者所以引二者於此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審其所可戒也○通曰上章好犯上作乱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

鮮仁近仁之別

語圖卷一

以鮮仁言　以近仁言

巧言令色　剛毅木訥

人欲之私　本質之良

程子說

二者正相反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声傳平声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

〔通攷〕語錄論語除曾姓外皆作什登反。○金履祥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又字子輿本文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轅牛軛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驂參之參七南反○吳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竝則參前音所今反○在往音斷二而義則一○語錄三省謂即宮省之省發少從自語宮近之門視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省所以反皆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声雖謂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声而使然者亦可平声故三仕三已与三黜無以異而亂已無音三省三嗅与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三關此此之類二音皆通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程伯子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來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分爲程氏謂叔子之言爲切○語錄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或問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

也然未有忠而不信不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是○
信子門拔以亂發出無一違可盡只出發出以於皆以實
傳謂受之於師[習]無乃不曰而以傳所受於集之諸令
說余復孔子謂采子疑傳之於若晚太則以人乎集子善取之
此分愛孔了沒曾子傳最於若年重以非不曾子晚年業
但亨有於閑曾年之少晚年則自不傳當常語錄
有云曾子父寄當自辦故集註事親修改過行以為然諦則真
箇一忠與耳聯又交當自真賤箇入欲夫便直之日此孝為人所行者
皆故其理有價曾子力為發信故之一子諸之實而其平日之所行為
士之以有曾以子為久前得之為閒一貫寶之其學平之以承之
子之以為如以子語為所得二以為閒而貫之定之事專以於方之朱
說其為誠集註謂曾之此以一既三之為之於功加三為敏明又以宗安
批之謂誠之自切初如此可以貫加得之省章其身之年明之以
日其說自治集以以非有謂此自省其章其身之改曉二之年聳加勉
之有說以而切表以初非謂有此得為者平省之以不言以合劉氏金氏胡氏陳氏
後之有以見者集以初如可謂然得之可言以合劉氏金氏胡氏陳氏氏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
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自省曰不語自錄省曾子以於一非事數固不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大賽
家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加修
自省註曾子三身有水所自有所身未脩有則改之日無則加勉
勉集子之句之所本之乎以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已則加勉
深知曾子之心之失不及此蓋在自省而無失只知此而已則三勉
將又生命豈日省不勉勉不使已之誠心乎只如此則加失
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不盡之所未盡乎
其自治誠切如此可

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爲人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心而存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事而已○黄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學志孝慤篤其於大學旣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曾子又所以誠身之義於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語錄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

如子夏傳子方其流爲莊周之類

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忍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曾子言行之存者見於論語孟子小戴記外加道策所引語皆是近世刻精之[illegible]曾子而朱子書其後○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蚤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省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illegible]吾道一貫章及子思孟子[illegible]而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illegible]學者於聖人之[illegible]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illegible]之一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illegible]

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時然奮發而收成宋子以孔子之於顏曾啓之參乎一章以觀三省章比正是遂察力行知長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而何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三省：
- 為人謀 ― 不忠乎
- 與朋交 ― 不信乎
- 傳師道 ― 不習乎

皆自治之功　皆自省之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曷為不言治曰治皆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或問車乘之說馬氏為可據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語錄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以大段費力考究

通攷

吳程曰千乘八

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爲八十万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難寧
備陳蔡皆號千乘之國○許賦日三代之礼不能詳孜所以
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
條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万五千
井以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万三千
三古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包氏以九十家賦一東其
成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株未可曉蓋古之
建國雖日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以三分去一然後爲
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末備此文有一說
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万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
人每東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
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道不能
尽牽畿內尔○頃安世日馬氏謂千乘爲成成洪卑卑一乘
千乘之此方三百一十六果包氏謂十井出一乘百里道出
千乘亏謂包氏之十井即馬氏之十里爲成也方里而井一
并即一里也包氏但闡其說而不詳其制便以爲实計十里
耳絲不思包氏既自謂百里可出千乘則是以開方之法計
之若非開方則十井一乘百里止當广乘尔既用開方則方
十井者便是百井百井既出一乘則方百里者爲田万井適
得百乘之數又何千乘之有蓋包氏於里以方計而於井不
以方計故謂十井一乘拼而上之至万井則爲
千乘而不知井与里之爲一敬此道不特城
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
語錄自秦以來無人誠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日
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負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謹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
之雖○意衝祭氏日戢茲動辭注一亦該動静此卑敞字[illegible]

是主敬而言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胡氏曰敬於己則施於民者信
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黄氏曰敬事而信敬与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与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兩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孝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程子曰此言至淺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
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
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治去声亦不過此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illegible]
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

則雖有政不行焉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語錄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已以敬是最緊要如

愚謂五者反復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語錄問反復相因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節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以時不以時知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以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方見曲折

通攷

金履祥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見上因乎下

以本言

敬　信　節

以用言之心

苟無是心不足為政

道千乘之國

以末言

愛 時 禮 樂 刑 政

為治之具

徒有是具不能自行

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声則弟之弟去声

謹者行 行去声下行同 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語録謹信言行洲謝之謂 汎愛也衆謂衆人 語録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炊群居不將等批擾皆底事去揀擇他又不自占便宜 之親皆足也 親近也仁謂仁者 語録汎愛而不親仁則流於兼愛矣 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語録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 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

通攷 熊禾曰小學自孝弟忠信入做先行而後文大學自格物致知入做

先文而後行子以四教文在行之先博文約禮亦然前章言敬信此章言謹信皆忠信之道也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謝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息重三者互相發明盡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行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此○通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行行一事有暇則何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此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則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道以弟子二字專爲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爲人弟爲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爲先故爲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使皆以學文皆便慊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

中○[illegible]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亦不可後末以從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弟子

以所行言

以所學言

孝 弟 謹 信 汎愛衆 親仁 詩書 六藝

事父兄之事

處己之事

接物之事

餘力之事

德行之本

文藝學之末

力行

致知

不可偏廢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上好去声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語錄問伊川云見賢便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從范說爲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蔡氏曰賢賢亦關友之倫此尊賢取友雖均爲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則將言下文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文三事比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說亦此意）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生質之美朱子補此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皆學者之事此）○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可見子夏之文章輕文學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子夏之言

[illegible]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錄：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胡氏曰：以未學文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患其抑揚之有偏也。○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於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博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以人倫之大言

賢賢　事父母　事君　與朋友交

以[illegible]言

易色　竭力　致身　有信

可見[illegible]學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

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語錄忠爲實心信爲實事○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躰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說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誠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此○先師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謂

無友不如己者

毋無通禁止之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語錄必擇勝己者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今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求也又焉得而卻之我求勝己者爲交不如己者又來求我由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皆不如己便無嚴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声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過已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若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揭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輔氏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

進。定評曰此君子之爲學當以重厚爲質尤當以忠信爲主
而輔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
爲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矣
重厚威嚴以堅其本實次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君子之學
以威重爲質
以忠信爲主
以勝己爲輔
以改過爲急
其本立
其德進
自修當如是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
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
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謂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
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
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或問宋潛室曰忽略於喪祭

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通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祭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礼祭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

【通攷】許謙曰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德厚
- 以君德言
  - 慎終
  - 追遠
  - 自厚
- 以民德言
  - 化之
  - 歸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亢音剛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通攷】吳程曰亢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子貢所與其語抑反注疏家語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辨所記七十二子傳却無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貞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

良易去聲下同直也語錄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恭莊敬

也貞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莊敬儉節制也語錄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貞氏

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貞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五者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渾發見

於接人之際者○少頤林氏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

聖○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

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

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或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

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illegible]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公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

此心所存主處皆[illegible]妙應不通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顯乎其外出中庸○[illegible]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資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人看此五字是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卻無此是求字者且先理會不求底道理乃好

【通攷】其程曰通揮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化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可而不致其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許謙曰過化存神之提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發乎外却是閑求字得字意言之文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漫無來歷讀者須子細把此字一一件貼經文看不要一作判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善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去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不偏劉氏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亦以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

中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

恃微爲神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下亦字以

謝氏於容仲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聞政金履祥曰此章

氣象則矣謝氏於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

緣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借人題言之而反其求字

之意而其言遂文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行過化存中得德

盛皆備其內而本註亦字及張敬夫曰敬大名抗人夫子至

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故張敬夫曰兩轍然後人夫子至

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

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

以終不能用耳

夫子

以其德之盛言：温、良、恭、儉、讓 —— 必聞其政

以其德之本言：孝、友 —— 是亦爲政

橫渠先生以此圖說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通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語錄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辭在所當改但遂改之則有既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竟皆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須言甚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

不侍三年而改頭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
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
得孝子之心求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
○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
看其用心之學游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牽改
之亦者善也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斷若父道已
是問明義無改終身行之可比○人意不忍改之心足根本
而其事之惟衡則游氏之說盡之○南斬張氏曰據存理闕
常之事孝子其所須史以宰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乎日父之道判問非恃理亂常之事也○貞氏行為人子
若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武繼父志問徐身無改言
承賢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強不若文而當改又不
如傷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儒惟通攷語錄經文但
盡哀察之誠故派改為之迹不亦善乎通攷有一志字乃
是通邪正得失而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怕尹氏所謂孝子
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懇實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朱
改皆爲驗事里尤得其當○[illegible]天曰不為三何此是在上位
者閔條氏物○許諸日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
大分三年無段文
是觀行中之一節

父
- 父在言：既在不得自專　觀其志
- 父沒言：既沒其行可見　觀其行
- 父[illegible]言：雖沒常如其在　無改父道

觀其志、觀其行　可知善惡

無改父道　乃見其孝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節品節文文理儀威儀則法則○語錄節謂等級也

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文若山龍華蟲之類為節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類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威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确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

【前說】吳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繇禮下言也禮節文節品節文章

和者從七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因用而遡其體推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論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此字貼斯字指禮之和而言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錄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

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体言禮之用周貫於和論禮之体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特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語錄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語錄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勝些子便是離了樂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爲樂論禮中之隆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

又[illegible]中之[illegible]見[illegible]所相違○[illegible]氏曰大嚴而不以不通子人情故雖而[illegible]合人[illegible]所限節則[illegible]以有

禮須用行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說情性止說范氏曰范氏後[illegible]字禮夫成徹人凡禮之體

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

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語錄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

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

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illegible]

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節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illegible]從借此[illegible]以形容和字體子要歸論只

言禮而不又[illegible]案嚴[illegible]和而節六字[illegible]盡一章大意○國曰樂註商一節分今用後一節嚴說全體何此前是因

有子言所而[illegible]序其體後然[illegible]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夫[illegible]此下合同而此使是嚴而泰如四時徐

陽有和有節貞有中氣此[illegible]是和而節此因自然之理而禮之全終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而未其不本人則有嚴而失

其中者矣未況向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審不惟人則有和失其[illegible]者矣未況偏於禮和之一偏才不

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圖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禮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適

攷 許謙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敝程子卄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体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然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体朱子又進一進說禮之全体中自有敬與和

禮

以小大所由行言

禮本於嚴 用貴於和

皆出自然之理

禮勝則離

以亦不可行言

徒一於和 不節以禮

非復本然之理

樂勝則流

〇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並去聲

信約信也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自實者也〇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胡氏曰信[illegible]約信[illegible]然後以[illegible]指人之行比而言非信指之本体〇[illegible]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言所謂信恭者非故所謂禮[illegible]皆[illegible]非指[illegible]体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語錄此言謹於文意如初與人約便須思量可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前而輕諾之後日言不可復信也致恭而中去声其節則能遠恥辱矣語錄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近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可為人所取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則可辱者在我矣○近合也古人下字寬容不迫切於合禮義皆以近言之○饒氏曰有子之言雖從容不迫切然合禮義亦以近言恐其不免用於其辭直而以用合宜中節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劉成問表是因此之宗為依其勢敵而交我淺於此以主之之為依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是主顏讎由衛主彌子瑕也伯玉之依然後失其親之時若未甚親之宮於孔子所宗而於失其親貞其子言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親時不失其親焉則君子之所以宗主之矣可異日亦有所因之宗也求此言人之言行去声交際皆當謹之於始三說上句而慮其所終三說下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声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錄問恐是言交際是依人之信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合下截看上一截大綱是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量到底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故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通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

之於
始

君子之

言 信
行 恭
交 因

皆當謹始

近於義
近於禮
不失親

慮其所終

可復
遠辱
可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集註取以訓此○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錄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

未免有差若工夫少間則雖說有道亦無何取正有道之人之言處纔欠缺斷然就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通曰孝所謂一言道者二前兩道字從此集註道字以之之道

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所由之道然是人所由者此謂之道非路不可行若人之曰人之所由者謂之道路人所由者有道字之指路有不可於行若釋之人所此安身之道路也一然能此人曰由此者謂之道之字指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篤志謂不求安飽力行謂敏事慎言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語錄楊氏以世人皆營營自私名利此以身而不自營故獨樂其身以自高然不加義者制事之宜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不有已而已能及人事欲非天下而盡愛之然不加義者義者所以裁制事物各有其分今以己之心親視人之親猶己之親是無差等此仁而不義也楊氏為我是義而不仁墨氏兼愛是仁而不義皆出於私心而不中節也

父此孝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然後其有好之之實必敢正有道然後見其有好學之心也有好之之志必敏情然後見其有好之道曰實必如求正有道然後見其好學之甚後不若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雖得也

食無飽
居無安

篤志

君子——敏於事——慎於言——就正有道——可謂好學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輔氏曰人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失之於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悖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音洛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音洛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不忘其貧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

圖隨

漢董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子貢貨殖

定亂後富而貴用力於自守者

圖隨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

賤[illegible]貨以殖其貨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illegible]

足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至也勉其進於樂與好禮○語錄子貢初年也是把貧

與富煞當事了有所用力○[illegible]矣蓋[illegible]無復事於人為也[illegible]氏曰無諂無驕則[illegible]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

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illegible]

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諸錄所記言謂如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好

少い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乃謂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皆言語之淺深孔之引詩乃言李之睞密

○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反七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曰常人二者之病可切加磋琢以貧富言貧者諂富者驕之病若切磋琢磨之義說學問之事加工夫說可以謂之義理則

多以好禮先除此二病然後可上說學道之極致

此章若知貧富之道是一理則無窮是一件事亦是此理

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道足一理外注淺深以言

力言以見高下誠言

以貧富言

貧無諂

富無驕

知所自治

子貢貧富問答

以未若者言

貧而樂

富而好禮

造詣有高下

以告往知來者言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義理無窮

淺深

高下

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語錄若辛但不知人則不能進賢退不肖學者不知人則不能辨益友損友○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亦關里仁憲問篇盡篇又三致意焉學以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也○通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哉

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章

夫子言不患不知者四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里仁

此反己而以[illegible]言

不患人不己知患其不能 憲問

不病人不己知病無能焉 衛靈

此反己而以能言